

全漢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治于意

意臨留人文帝時爲齊太倉長坐罪傳詣長安免

對詔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

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
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
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
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
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曰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
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

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按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
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已爲人治診病決
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
卽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于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齧腫。
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卽如期死。所曰知成之
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于肝。和卽經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曰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
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

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慙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曰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邊心主故煩慙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曰爲蹶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曰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曰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

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妻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于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轆。未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自見寒。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自。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自。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難于大小溲。溺赤。臣意飲。自。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滌。

滑者去衣而汗晞也。所曰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加曰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曰接內，所曰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癢，此五藏高之遠數，已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竝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曰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癢，形癢者，不當關灸，鑿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

損病者氣。曰故加寒熱。所曰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卽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精。瘕也。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于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曰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曰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曰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溢。而輒出不盡。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曰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盡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曰

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卽爲藥酒盡三后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已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潏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于病眾醫皆曰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于膀胱難于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于病得之欲溺不得因曰接內所已知出于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于膀胱也腹之所曰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洩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曰飲之三日而疝氣散

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蹙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臣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于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留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欽呂黃礪藥一撮，呂

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卽飲呂消石一
劑。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
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告之
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
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
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
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
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已知奴病者。脾氣
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
茲。眾醫不知。曰。爲大蟲。不知傷脾。所。已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
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已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
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已知一病。

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召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于火而召出見大風也。

留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卽召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召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卽復置之。幕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召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召下者枯四分所。故召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曰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曰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曰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齋而不屬齋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范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曰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瘻螻瘻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飲曰莞華一撮卽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于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曰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蠱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宿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宿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

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曰。淳于司馬病爲何。曰。曰爲迴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已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卽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已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已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人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已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卽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已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臙遂曰：扁鵲曰：陰石曰治陰病，陽石曰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曰：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曰：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于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眾醫皆曰爲瘕。臣意診脈，曰爲疽，根在

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曰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曰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曰見大風氣所曰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蹠要蹠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卽死病得之內所曰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

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曰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曰起度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于人故乃別百病曰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曰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曰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曰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曰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曰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

誠恐吏呂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呂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曰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曰。爲非病也。曰。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問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曰。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曰。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曰。適筋骨肉血脈。曰。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贊。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間于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曰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于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曰知慶有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曰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

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曰：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于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卽爲書。曰：意屬陽慶。曰：故知慶。臣意事慶謹。曰：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曰：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曰：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曰：宜錢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曰：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曰：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曰：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

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史記倉公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七終

全漢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鼂錯

錯，潁川人。初爲太常掌故。文帝時，歷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拜太子家令，舉賢良文學對策高第，遷中大夫。景帝卽位，召爲內史，遷御史大夫。吳楚七國反，斬于東市。有新書三卷，集三卷。賢良文學對策。

平陽侯臣窋、汝陰侯臣鼂、潁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召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于不明，召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

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
竄等。適曰。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某臣亡識。知
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于國家大體。愚臣竊曰。古之五帝明之。
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
不載也。燭曰。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
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祇孽
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
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于人事。終
始。愚臣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
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
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
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

之其勸獄使民也。本于人事，然後爲之。取人言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于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曰：國任之，曰：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眾而爲之，機陷也。曰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曰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曰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曰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曰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

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曰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于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未塗之衰。

也。任不肯而信譏賊宮室過度。皆欲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誅。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遁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盜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燒。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擊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舉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

故曰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幸毋有所隱。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曰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曰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曰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漢書鼂錯傳

上書言皇太子宜知術數

人主所宜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宜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
宜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宜聽言受事，則不欺
蔽矣。知所宜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宜忠孝事上，則臣子
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
宜知事爲也。臣之愚誠，宜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
而劫殺于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
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
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于術數，未有所
守者，宜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宜賜
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于前，唯陛下裁察。漢書龔
錯傳

上書言兵事

臣聞漢興，宜來胡虜數入邊地，小人則小利，大人則大利。高后時

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已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已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適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中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中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楛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言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言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言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言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言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言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言攻大敵國之形也言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

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曰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曰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曰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曰大爲小曰彊爲弱在倂印之間耳夫曰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曰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曰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曰此當之平地通道則曰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曰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漢書
錯傳

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曰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餓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曰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曰嘗有市籍者，又後曰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關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曰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曰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

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執易曰擾亂邊竟，何曰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曰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曰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曰俟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曰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曰備之。曰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隸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曰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曰拜爵。

者不足適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曰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曰其半予之縣民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曰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曰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漢書
趙充國傳

復言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相徙曰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已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隄，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已救疾病，已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已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止定于外，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已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已相識，雖愛之心，足已相死，如此而勸已厚，嘗威已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則終身創矣
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

識唯陛下財察

漢書地理
錯傳

說文帝令民入粟受爵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
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已
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已
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
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
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
之于衣不待輕煖飢之于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

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自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百寶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已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已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已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合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勿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

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曰賞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貲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曰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曰兼井農人。農人所曰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曰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曰拜爵。得曰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曰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曰供上用。則貧民之富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復卒三人。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曰：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曰：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于邊，曰：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漢書食貨志

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曰：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取有餘，已給塞下之食，則富人無爵，而貧民損益于征賦矣。此曰：有餘補不足，而貧富之民各得其願也。藝文類聚八十五案此與食貨志小異故錄附于後

復奏勿收農民租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曰：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曰：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曰：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勸農，時有軍役

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漢書食貨志

說景帝削吳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于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適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漢書吳王濞傳更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書吳王濞傳請誅楚王

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竊服舍請誅之漢書吳王濞傳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信

信史不著其姓文帝後元年爲廷尉景帝初遷奉常

更議著令

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漢書景紀元年七月廷尉信與丞相議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嚴青翟

青翟沛人居馮翊高帝功臣不識孫文帝後二年嗣父嬰傳武
彊侯建元中坐竇太后喪不辦免後爲太子少傅元狩五年代
李蔡爲丞相元鼎二年坐張湯事下獄自殺

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

御史臣光守尙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
臣湯太常臣克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
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愆宜專邊塞之
思慮暴骸中野無言報乃敢惟他議言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已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

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百官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竝建諸侯。自承天子，所自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言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言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憊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臣且、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史記三王世家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大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百官、中二千石、二千石、百官賀、諫大夫、博士、百官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竝列，奉承天子。康叔百祖考，纘而伯禽百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百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言為竝建諸侯，所自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言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自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

曾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鄴，發厲羣臣，平津侯等，昭
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當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
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
呂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闕，臣旦，臣肯爲諸侯王。史記世家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
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
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
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曰抑
未成，家曰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
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曰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
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于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
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
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

王字下脫
而家皇
為列侯
句

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繩線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
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
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褻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溱月氏匈奴
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于民虛御府之藏日賞元戎開禁
倉已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
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
封至諸侯王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已為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史記三
王世家
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
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
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
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水教羣臣之議備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

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曰。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庶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已宜至尊也。臣請合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其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史記三十一世家

嚴忌

忌字夫子。會稽吳人。爲梁孝王客。

哀時命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遭時。往者不可扳援兮。來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抑中情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眾孰可與深謀。欲愁悴而委情兮。老冉冉而逮之。居處愁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攀瑤木之檀枝兮。望閭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

能凌波曰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惘而不達兮。獨徒倚而
而彷徨。張惘惘曰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曰淹留兮。日飢
饑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
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晚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旣弊而馬
罷兮。蹇遭徊而不能行。身旣不容于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
崔嵬而切雲兮。劍淋離而從橫。衣攝葉曰儲與兮。左祛挂于樽桑。
右衽拂于不周兮。六合不足曰肆行。上同鑿枘于伏戲兮。下合矩
矱于虔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固其不改操兮。
終不曰邪枉害方。世竝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眾比周曰肩
迫兮。賢者遠而隱藏。爲鳳皇作鴝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皇其不
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願舒志
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于甌窰兮。隴廉與孟姬同宮。舉
世目爲恆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

何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懣懣。志欲憾而不懣兮。路幽昧而
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欲切而永歎。愁脩夜而宛轉兮。氣消鬱
其若波。握剗劓而不用兮。操規槩而無所施。騁騏驎于中庭兮。焉
能極夫遠道。置緩欻于櫺檻兮。夫何已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
兮。吾固知其不能陞。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筮路雜
于廢蒸兮。機蓬矢已射。革負擔荷。曰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
迫脅于機臂兮。上牽聯于矰維。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陘腹而不得。
息務光自投于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執魁權之可久兮。願退身
而窮處。鑿山楹而爲室兮。下破衣于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
依斐而承宇。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
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于谿谷兮。上要求于僊者。與赤松而結友
兮。比王僑而爲耦。使臬楊先導兮。白虎爲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
兮。騎白鹿而容與。魂眊眊已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

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于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
于旋淵兮身不挂于罔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
幽隱曰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于汨羅
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怛怛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
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概塵垢之枉攘兮除穢累而
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狀飲而不用兮且隱伏
而遠身聊竄端而匿迹兮嘆寂默而無聲獨便情而煩毒兮焉發
憤而抒情時曖曖其將罷兮遂閔歎而無名伯夷死于首陽兮卒
天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象而佩瓊
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邪氣襲余之
形體兮疾憊祖而萌生顛壺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楚辭

嚴助

助忌子或言族子武帝初舉賢良對策擢爲中大夫後拜會稽

太守入爲侍中。坐與淮南王交私棄市。

論意淮南王

今者大王曰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遣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曰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曰爲暴強。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曰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可疑其曰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干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于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

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
 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
 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日報盛德。閩王，日八月，舉兵于治南。
 士卒罷倦，三王之眾，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日成其謀。至今國
 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
 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
 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

諭王意

漢書嚴助傳

上書謝罪

春秋天王出居于鄒，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
 助當伏誅，願奉三年計最。漢書嚴助傳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
問問賜書助恐上書謝稱云云詔許

韓安國

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七國反，拒守有功。

後坐罪下獄。漢遣使拜爲梁內史。共王卽位，復坐罪免。建元中，召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拜御史大夫。元光中，爲護軍將軍，行丞相事。病免，復爲中尉，徙衛尉，出爲材官將軍。屯漁陽，移屯右北平。元朔二年，坐失亡多，歐血死。

上書言罷屯

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

史記韓安國傳

匈奴和親議

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曰爲廣，有其眾不足曰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史記韓安國傳又見漢書韓安國傳有剛節

羊勝

勝齊人為梁孝王上客坐謀刺爰盎自殺

屏風賦

屏風鞞匝

初學記作張說

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壁連璋飾曰文錦映曰

流黃畫曰古烈顯顯昂昂藩后宜之壽考無疆

西京雜記上初學記二十五

公孫詭

詭齊人仕梁孝王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坐謀刺爰盎自殺

文鹿賦

扈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湘縟文如素縞

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于一時

西京雜記上

公孫乘

未詳

月賦

月出儼兮君子之光鴈舞于蘭渚蟋蟀鳴于西堂君有禮樂我

有衣裳。荷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圓巖而化鈎。蔽脩堞而分鏡。既小
進。目揚輝。遂臨庭而高映。匪明皓璧。非淨瑋瑩。曠度運行。陰陽日
正文林辨。固小臣不佞。西京雜記上。又文選。雪賦。注。曹植。責躬詩。注。鮑照。觀月城。西門。解中詩。注。引。案。初。學記。一。曰。為。枚。乘。作。疑。誤。

鄒陽

陽齊人仕吳王濞去為梁孝王客

酒賦

梁孝王遊于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鄒陽為酒賦其詞曰

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騷皆翹滑丘之麥釀野田
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啟嗟同物而異味歎殊才而共待流光驛
驛甘滋泥泥醪釀文選笙賦注初學記作醪醴既成綠瓷既啟且筐且漉載舊
載齊庶民日為歡君子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鄰程文選笙賦注作郎初

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被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曰淮陽。卒什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于朝。則我吳遺銅不可期于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畱行。收獎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火破者也。願大王執察之。

漢書鄒陽傳文選
藝文類聚二十四

獄中上書自明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曰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曰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曰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曰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而慕義無窮也。是曰蘇秦不信于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曰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

于燕王。燕王案劍而怒。食日馱馱。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于魏。文侯。文侯投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于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黷脚于宋。宰相中山。范雎招脇折齒于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妬之人也。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于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曰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穆公委之曰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曰國。此二人。豈素官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文選作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曰孔墨之辨。不能自免于讒譏。而二國曰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文選作陶于俗。牽于世。繫奇

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曰聖王賢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無狀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于心，此不可曰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曰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日暗投人于道，眾莫不案劍相眦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曰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案劍。相勝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曰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尙而歸。曰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何則。曰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于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曰忿于世。而不畱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砥厲名號者。不曰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

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于威重之權，脅于位勢之貴，回面汗行，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史記漢書文選甄文類聚五十八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十九終

全漢文卷二十

烏程嚴

枚乘

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去之梁。景帝平七國，召拜弘農都尉。目病去官，復游梁。後歸淮陰。武帝卽位，徵入都，道卒。有集二卷。

梁王菟園賦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竝馳，道臨廣衍。長穴板故，徑于崑崙。豹觀相物，芴焉子有。侶乎西山，陞陞卬焉隗隗。卷路峩移，釜巖巖崱。巍醜焉暴燦，激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紘紘騰踊。雲亂枝葉，翬散摩來。憺憺焉谿谷沙石，涸波沸日。浚浸疾東流，連焉鱗鱗。陰發緒菲菲，闐闐謹擾。昆雞蜺蛙，倉庚密切。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蹇鷺之傳于列樹也。

櫪櫪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山鵲野鳩，白鷺鴈桐，鷓鴣鷄，
鵬翥翠雉，守狗戴勝，巢枝穴藏，被塘臨谷，聲音相聞，喙尾離屬，
翱翔羣熙，交頸接翼，關而未至，徐飛犴狴，往來霞水，離散而沒，合
疾疾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也。子之幽冥，究之乎無端，于是晚春
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及其燕飾，子相與雜選而往，款焉
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接服，何驂披銜，跡蹶自奮，增絕怵惕，騰
躍水意而未發，因更陰逐，心相秩奔，隧林臨河，怒氣未竭，羽蓋絲
起，被日紅沫，濛濛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長劍閑焉。文選范蔚宗官
者傳論注作閑
焉。左挾彈焉，右執鞭焉，日移樂衰，遊觀西園之芝，芝成宮闕，枝葉
榮茂，選擇純熟，擊取含苴，復取其次，願賜從者，于是從容安步，闕
雞走菟，俛仰鈞射，煎蒸炮炙，極樂到暮，若乃夫郊采桑之婦人，兮
袿褱錯紆，連袖方路，摩朏長髮。文選謝靈運會吟
行注作摩朏長髮便娟數顧，芳溫
往來接酬，連未結，已諾不分，縹緲進靖，僂笑連便，不可忍視也。于

是婦人先稱曰春陽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不能歸

桑葚蠶飢中人望奈何古文苑藝文類聚六十五

柳賦

忘憂之館柔條之木枝透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
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蝸蟾厲響蜘蛛吐絲階草
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
之小臣瞽曠與此陳詞于嗟樂兮于是罇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
之醪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彫鎗鏗啾唧蕭
條寥寂雋人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效于鴻毛空銜鱗而噉醪雖
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于邊捺西京雜記上又略見初學記二十八

臨瀟池遠訣賦文選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注引枚乘集

上書諫吳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呂有天下禹無十

戶之聚。曰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曰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于臣乘言。夫曰一縷之任。係于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曰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者。所欲爲。危于累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爲。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做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呂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曰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于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于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槩。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漢書枚乘傳文選藝文類聚二十四又說苑正諫篇首作君之外臣乘寓聞云云餘亦小異

上書重諫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柞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日備

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荜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爲吳禍此臣所曰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訾于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曰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于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于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于道其脩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固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

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饋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呂偪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已滅其迹。四海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于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漢書枚乘傳文選

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富于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

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于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滷甘膳，腥醢肥厚，衣裳則雜，暹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墮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醺，縱恣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曰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曰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

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已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迴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鵠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上市鷓鴣哀鳴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擊斫曰爲琴野蘭之絲曰爲絃孤子之鈎曰爲隱九寡之珥曰爲約使師堂操暘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牯牛之腴菜曰筍蒲肥狗之和冒曰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節搏之不解一啜而散于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勻

藥之醬。薄者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曰
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飴大歆。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
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侶飛鳥。後類距虛。稱麥服處。躁中煩
外。羈堅轡。附易路。于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
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于是使射千鎰之
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駁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于
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
觀。乃下置酒于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
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鷓鴣。鳩雛鷓鴣。翠鬣紫纓。螭龍德牧。
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激溇蔞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

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招芳芬鬱。亂于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于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閨媼傅子之徒。雜裾垂鬢。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于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冤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

見于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旂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還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于是榛林深澤。煙雲闇冥。兕虎竝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噹噹。矛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包膾炙。旨御賓客。滂觸竝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波絕曰。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曰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竝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卽然足曰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盪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今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

兮慌兮。倏兮儻兮。浩浩濛濛兮。慌曠曠兮。乘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泪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于是燥槩胸中。灑練五藏。澹漱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翰寫泮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帶疾。猶將伸偃起。燧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曰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于師曰。侶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湧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駱驪。蹕蹕叩叩。楛楛强强。萃萃將將。壁

墨重堅。沓雜倡軍行。訇隱何蓋。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
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倡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
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有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漉麥
軫谷分。迴翔青篋。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肯母之場。凌赤
岸。簪扶桑。橫奔倡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漚沌渾渾。狀如奔馬。
混混庵庵。聲如雷鼓。發怒虛沓。清升踰跼。疾波奮振。合戰于藉藉
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
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
瀚汨潺湲。披揚流瀝。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浹浹。蒲
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馬。洞關悽愴。焉此天下怪
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
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

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
于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霍
然病已。文選

淮南小山

小山淮南王安客

招隱士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龍嵒兮石嵯峨。谿
谷嶄巖兮水曾波。猿飲羣嘯兮虎豹嗅。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
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塊兮軋山
曲。岷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怵。慄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
慄。嶽岑崎嶇兮。峒嶺嶷嶷。樹輪相糾兮。林木枝飢。青莎雜樹兮。蘋
草羅靡。白鹿麀麀兮。或騰或倚。狀兒嶮嶮兮。峨峨淒淒兮。澹澹。獮
猴兮。熊羆慕類兮。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關兮。熊羆咆。禽

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召。久留

楚辭文選

路喬如

未詳

鶴賦

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戢戢。宛脩頸而顧步。啄池磧而相謹。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禁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糧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君王之廣愛。雖禽鳥兮抱恩。方騰驤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西京雜記上

鄒長倩

未詳

遺公孫弘書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若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緘。倍緘爲襍。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曰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襍。撲滿者。曰土爲器。曰畜錢具。一作且。其有入窠而無出窠。滿則撲之。土。蟻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倚嗟盛歎。山川阻條。加曰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曰俟嘉譽。西京雜記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二十一終